續藏書

續藏書卷十四目録

勲封名臣

續藏書十四卷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四

勳封名臣

新建侯王文成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首抗疏，瑾怒，杖公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則瑾誅矣。十二月，入覲，陞南

懈反
功切

京刑部主事，即月調驗封，陞署員外郎，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卿，九月，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出四刼掠，焚官府，發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諷與諸賊通，而護賊，十二年，七月，公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

上，即

得力在此一着

與公兵符，改提督，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

上命三省會征公首誅逋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浰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恭從既殄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浰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

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藪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叙子錦衣百戶、又進千戶。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籲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即

傳檄罵宸濠賊遣人寄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詭言巧譖

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叛諸奸倖素通宸濠得
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與謀異公不敢發公深機
曲筭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
如對勍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
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
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
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
詞嗾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
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

祿一時勤王有功可悲諸臣中傷廢斥殆盡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贈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諭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勤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深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登皇明嘉

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蘇
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
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蘇等約期日去又先因永
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蘇
受等兵相犄角徑擣其巢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
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文襄素忌
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
公擒宸濠攻城紀律不戢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
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　上憐公功但停恤典

予不得嗣封而已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萬衆遥集擒酋斬馘獻凱帳門左右尚不知也

王世貞曰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求謂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動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止在宗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爽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　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

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

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　君側欲左右調護　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　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　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

得力處

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䘏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

極懇切皆報聞　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歸省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文正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壽卒守仁憂居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為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卤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詸筴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

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　上方稱守仁賢而張璁霍韜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但不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吏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由張璁桂萼薦萼本不善守仁以璁強之及萼長吏部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雖雅知守仁會黃綰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

有他疏陰指一淸言辭甚厲一淸亦不能無移憾也
守仁既病上疏乞骸因北歸度大庾而薨卒於南安
舟中年五十八桂萼因奏參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
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盡停其
他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謚文成賜葬
予祭乃贈告詞推明爲元勳聖學子正億得嗣爵正
億卒子承勳嗣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
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

覆雅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詭說易行娟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曾而思孟劣于雄況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傾九族身任其事不踰何朔卒平大難宣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 景陵無闖鞫之勞矣

李贄曰陽明先生在江西與孫許同時則爲江西三忠臣先生又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薦曾聞夜半

時有巨人文場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則在浙江又為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誠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即擒反者此雖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為胡虜所留者舉朝晏然三邊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即至通州城下亦如無有此則于少保之勳千載所不可誣也若英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單詞歎落也先遂令也先即時遣人隨善護送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雖所

養卒今僅有楊善耳吁以善視養卒則養卒又不足言矣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于與楊又爲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嗚呼天生先生豈易也邪在江西爲三大忠在浙江爲三大人在今古爲三大功而况理學又足繼孔聖之統者哉

都督僉事劉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劉公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畧爲提學御史陳公琳所器重襲世職即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遷撥船廠把總公以清愼勑茲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公宇少司馬王公倬薦理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佑　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公瀕死不從臺諫薦奉　勑守備浙江溫州等府地方到任即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琰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

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具狀撫按乞留不獲乃勒石建亭民到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兌者越歲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公應期知公公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邮軍士清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杠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叛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公

祿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于是科道撫按薦
疏交馳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聞
之　朝廷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即重之奏
取副叅　命未下而王公卒遂奉　勑充叅將協同
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即有議處船糧以免凍
阻等疏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奉　勑陞署都督僉
事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奏增餘丁
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
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

凡三十餘疏至今爲漕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
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　詔賜白金彩幣隨遇
恩例實授　誥贈三代即具疏乞休合屬狀留如去
溫時撫按以聞得　溫旨慰留再疏遂改僉南京前
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餘乞休
益力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　命充總兵官提
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莅以來于勢要愈不假借惟
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厂
未　詔復起公而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漕例

總兵三年、當晉級、　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溫先後欲為公請、公皆力辭、少事父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己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以賙親黨、至于却舊屬之金于暮夜之間、還亡友之寄于十年之後、嗚呼公之德亦盛矣、公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無惰容、亦　國朝人物之表表者、

尚書王暐昭德錄敘略云、始予友公于江闔覩公面、

嶢削無渥顏聳肩敝服類寒士及聽其言也亹亹纚纚依理據法與之上下論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非無所舛謬載稽其績效井井秩秩具有倫叙退省其私褆身飭行毫髮無所苟一日巡按御史蒞南吕郡學郡學生講中庸天下國家可均章至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未及對則曰文天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面斷斷作唉語曾謂以專聶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夫仁至義盡外何處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同儕躡

其足而止其他應物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愆予特竦然敬之因與定交晚獲同漕務于淮漕務間多紛糾公能熟悉肯綮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不盡得人因憶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糧愆于期公以兩葛衣夾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奸用事卒以悖入之貨逼脅漕總領俵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買一棺舟中右手持刃左手招權姦狠幹言若能奴犯吾舟吾殺汝即自

殺臥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內若貨以
困吾軍其人恧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談者迄今作
氣不謂公面巉俐無涯顏聳肩敝服類寒士乃能爾
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運困其有蘇乎
僉事陳鳳新慕編云公字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
潔不受錢舉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閫江西計廩而
食妻子布衣不完巡按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
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 上識其
名喜曰是前窮鬼邪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興罷始

藎士心悅服侯勛方有寵請公爲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嗾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爵入既豐輿服稍踰昔既乃謂其昔稱青菜劉今爲黃金璽人多宄之　贊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既稱利府亦曰要樞自請自獻利入足國上友恭襄丹青麟閣

錦衣牟公　事　康陵

公名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茝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公悭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將置其名彼寔他出公曰古人耻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怖邪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閹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鄉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

相許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公公不從雄
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用時長子炎工部官
贖三百金公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天
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庫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
崔銑曰正德中前則劉瑾憸行其毒中則張永巧蓋
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肆其慝暴士靡靡矣
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公忠尚書傅公珪及公凡三人
公前有袁彬者以小校從　裕陵北狩當是時文武
羣臣或捐軀草野或奉頭鼠竄彬獨從　上恭謹服

勞、駕還入南宮、陞試百戶、復辟後、陞都指揮、掌錦衣衛事、門達、中傷彬、調南京、達敗戍邊、召彬還、嘉靖中、劉東山之獄、錦衣王佐、忠勤廉勁有名、

皆攻有隣明之功非勝公非之皖城何以有濟

總兵楊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曾祖某、正統間、以功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璸、嗣其官、掌小軍營、公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船于淮浦、歲計費有贏、御史中丞總戎毋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西四十二衛所儲運、艘艘聯屬、比之陣法、（用兵法部勒）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未余闕城

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　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慮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咨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

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淩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公語鵬曰、汝死已後、尚靦顏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

呼公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溽力憊夜鼾睡去公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鼾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

中又遣一二强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焚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港舉帆順風而返奏捷　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檄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參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荐鄭當爲布政胡當爲副使以拒濠逆者濠既平十六年司馬部論功進公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蔭子許爲羽林千戶又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

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神威軍營未幾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以病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制下授公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嗚呼寧濠叛作一時討平之人可謂有社稷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其爵大司馬伍公文定罷

其官都御史張公文錦王主事冕皆遇害公位至西樞兩懸將印終老牖下復何憾哉公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擒叛功

咸寧侯仇公

李　康陵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使充遊擊將軍寧夏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鐇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勛者又與賊聯姻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勛以賊故姻遂疑勛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白　上用勛爲叅將以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勛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候保勛楊英諸

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俄蒼頭書童没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嗾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劔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鐇充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方寘鐇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邃菴將兵出討邃菴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報

蓋鉞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蚤受知於大賢如此，七年，充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恩子鸞嗣侯，以罪誅，

太保梁武壯公　　李　　溫陵

公名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興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軍，益奮厲，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三年，斬虜首功，歷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

睯瞪目或飛章詆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中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稍斂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猫兒庄各斬首八十敘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公卒以五堡功贈太

復五堡

子太保公没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十年俺荅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公不在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輒輕入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見公存亡有關繫）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贈太保謚武壯公在邊專練家丁（練家丁）時時出塞㨿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營馬盡與諸出塞㨿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以故益畏公或誚公出邊起釁者曰釁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擣巢

否也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李贄曰余所見有俞大猷戚繼光所聞有周尚文郭琥皆具將材乃顧養謙獨以大將推俞而謂戚只可稱名將豈其然乎今紀効新書等所言具在文亦切約可誦可畏安在其不能大將也要當以俞戚等為嘉靖大將名臣而以顧養謙為當代豪傑名將

都督馬公

事 康陵 永陵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郎自稱疾篤不隸彬以叅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劋去克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徤武者徤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 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扣馬諫不可 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朶顏酋把兒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輒入

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敖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叅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 勑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永爲將善詗虜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

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奬拔列校皆拔起
爲方鎮云

都督沈公事　　永陵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邀之希儀捩頭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决項死又掣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

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絲頃刻成數百艘撐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淵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鏌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當助猛柰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柰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

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監而糧盡乃潛渡江諸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煮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囂遂入監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囂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

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馘梟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蹙於賊希儀至鼓士氣破賊詗者耳目徧官府即閭閻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輒知希儀至顧令熟徭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詗於是

賊動靜聲息顧徃徃爲我所先得所鵰巢風雨來去毋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其門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項之劉管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鵰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柰何陰助賊

戰或刀弩而門鬭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鬭我師於是賊讐服無敢陰助賊及門鬭者嘗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淒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炮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

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諭之則叛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諭之則老沈固在叅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而爲熟傜而挪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詗者矣後熟傜既伏公威信調征他巢雖懼讐不敢不往徃而大兩傜懼失期汨溪水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傜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傜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聞濬有子曰金在鎮安益洶洶酋楊留

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留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應之、且爲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哽立梗矣、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開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寢室、要賂、卽得賂、行爲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讐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柰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

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慶十三年移淑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 詔屯宣大未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鹺販之警幾絕然天雨輒苦劍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諸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黷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穽勢不可釋它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搗其首惡首惡平諸

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太史順之言余宦游得當世名將數人北馬永梁震西何卿南希儀震與卿予未之識而識希儀永永魁瓌長傑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烱烱燭人議論磊落激

發、皆所謂偉男子也、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爲未盡其用哉、

都督俞公　　弟　永陵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戸、髫齓時、輒倜儻以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銳意文事、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戸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千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翟得書驚歎、禮

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乃奉　勑守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隷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捷督尚書張經以覜師趙文華言論劾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益

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寇不除之賊皆勦滅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為逋逃主 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禋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

失信、且何以示後、盍請誅、宗憲不聽、誘以來、 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爲俞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爲解、而大猷逮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宮、流劫江閩諸州縣、 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贑將、時胡宗憲已奉 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

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掠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應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聞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職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已爲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昱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

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 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逼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逝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掎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可逝負亦可逝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

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其詬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已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　詔移鎮潮廣𠢎盜俾大猷各虎出際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譔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鬬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

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又散之令得遁去則遷曠日久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猷負坐免官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袤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鑾者盛騶從充裨將爲欸間賊得鑾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

猋鬨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爲將事先必周慮萬全旣事往往爲善後長久之畫爲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已參將楊克寬罪抵猋大猷力爲當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戶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諸推轂楊弘舉魯清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用後皆爲名將

禮布衣士爲上賓平生涖官誓衆陳師糾旅一決于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氛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訊焉譚侍郎綸與書言綸逝對人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驟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哉蓋信重如此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往往推戚將軍繼光

都督同知萬公　　　　事　　永　陵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浙之寧波人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順額有三文風神炯炯忼慨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俛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閱公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

江閫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參將者二漕鎭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既久國計詘贏河溝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

來衝畴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毎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黄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盖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黄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淸討

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十七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鑿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决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于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者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皆由海至山

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僱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羡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韙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

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于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效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請巡撫周公珫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料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上

千。即賊減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秭。議行。歸者寖衆。賊寖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獎餘皇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聚屯諸島。而欽王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爲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閒。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擬瑶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

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為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厪 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為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為其所傷乎、

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爲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勿濟之卒開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

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傅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令憂及君父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于心闢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眞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子

爲將而悟性命之理今古罕儔

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于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達夫論道于臨江達夫蹶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冊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於倫

物得無爲跖者嗤邪爲文斂給跡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畧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録灼艾集玩録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于世公薄田一僅供饘粥請爲德于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缾鉢蕭然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丈云

都司戚公

事 康陵

戚將軍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畧地戰歿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修髯頗闊壯繆旣世官踐更京師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劉瑾結豪傑爲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爲劉景通旦日爲黃冠遁去將卒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徼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琪頃之劉賊起河北橫

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母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擊卻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顧病之邪騎過沮澤中卒先下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

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袪積弊郤羨餘比輸太倉故有鬻籌之弊各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已輸倉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戸者懷羸金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羸金爲欺耶事白復官戚勳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爲同姓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勳府即自附肺腑之謂何卒擢之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爲莅不踰月而告成

大寧缺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榮奉百金爲壽目攝之曰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 詔坐神機營母閻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奉給景通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即不當母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斑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綦履過庭將軍大詬曰童子何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饕卒伍以自封旣知爲外氏所遺卒裂綦履勿著居

第亟二百年始改作命綺疏四尸列兩楹間工請益綺疏十二景通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四尸足矣不然此且不保季年畫策備胡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上納之乎未耶亟絕令人納褚幣褏中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後繼光著戰功為東南名將繼光字元敬世稱戚少保云幼而捭闔多權奇隆準方頤毅而鷹揚英氣勃勃既舞象折節為儒以經術著既冠承父命上勳府襲世官

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少保任中軍從務輯衆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少保上練兵議其畧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干將乃令爲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

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用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為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叅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睹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壘為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

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耽若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若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少保旣班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如望時雨、兵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擇伍、因調勝從首功居多、隆慶初、虜陷石州、東海呂黎用廷臣議、 召譚司馬戚總戎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

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股軍貴豢外舍兒覘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爲功級既賞而賞有差封積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逌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

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强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决既譚公出就督府　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姦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廨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衙而練兵之議寢矣又言薊當肩脊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逓圮逓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盡地受工踈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

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餱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畨休第力詘未能舉羸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不彊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教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千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爲菜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巡工介弟爲植少舍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黜陟益以壯麗獻功不

句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靷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鉅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虜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筴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

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亟上不祥、遂謝東胡、欵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卽單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叅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闤闠、比還報、悉以狀聞、既畢

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　天子出其如　主幼何既而以修薊功進左都督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殁人言波及少保西裨將起記室少保卵翼而就之乃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粤虜入黑峪關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少保歲散千金徇客急歸而暴折卽延醫治病且無貲以丁亥蜡日卒先是任子恩皆停僅襲祖職得指揮

僉事、

續藏書卷十四終